



好带头人

报告文学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好带头人

报告文学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好带头人》是一本报告文学集。其中介绍了湖北省十五个县的领导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先进事迹。他们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自身思想革命化，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抵制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本集子的文章，风格多种多样，语言生动活泼。

封面、内封设计：张 咏

好 带 头 人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6·759 定价：0.37元

目 录

必胜之路·····	沈春山 (1)
激流勇进·····	郝瑞闻 (13)
大战仙人掌·····	殷璇 (23)
新起点·····	林云寿 (31)
抗魔记·····	应承先 (36)
新苗茁壮·····	李湘淦、陈前曙 (51)
好带头人·····	胡珊鹏 (59)
新来的庄稼人·····	程义浩 (68)
金色的十月·····	安文 (75)
普通社员日记·····	卫格民 (82)
收获时节·····	武丹 (97)
在第一线·····	刘友华 (113)
走在前面的人·····	郑益 (121)
红霞艳艳·····	王正东 (131)

必胜之路

沈 春 山

深秋的一天下午，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驰过“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横幅标语，离开了县委机关大院。

司机小徐注视着前面每一个行人。当吉普车飞上城西举水大桥时，小徐在一个身材高大、膀臂宽厚、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的人身旁停住车，这人转头一望，小徐推开车门对他说：“程书记，快上车，我接你回去。”小徐要接的就是新洲县委副书记程金阶同志。

本来常委会一散，时间就不早了。程金阶一看太阳还有两树高，就迈开大步往蹲点的刘集公社赶去。他一走，有几个自称“革命群众”的人闯进县委机关，要求常委会答复他们的问题。不巧得很，会议一散，常委们都分头下去了。他们吵得不罢休，要求把常委们追回来。

程金阶得知这些情况后，顿时满脸涨红，双眉紧蹙，额上的皱纹也显得更深了。

“常委会对他们的问题研究过，在家值班的常委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们。我不回去了！”程金阶对小徐说。

小徐又说：“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长得脸瘦鼻子肥，眼肿下巴尖——他点你的名，一定要你回去。”

程金阶一听就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自称“响当当、硬梆梆的左派先锋”——铁志反。

程金阶淡然一笑，说：“那好办，他是刘集人，请他回去谈，我先走一步了。”

“天不早了，我送你到刘集。”小徐说。程金阶用手拍着抬起的大腿，笑着说：“这长着做什么事？”

小徐只好拨转车头回机关。程金阶来到举西堤上，宽阔的田野和繁忙的人群展现在眼前，使他精神振奋。尤其是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大幅标语牌，使他这个主管全县农业机械工作的书记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究竟如何用大寨精神搞好全县的机械化呢？前不久，他到凤凰公社石骨山大队，看了那里岗上造平原的现场：推土机、铲运机把山包掀翻，把沟洼填平，使乱石岗、黄土坡变成崭新的平地。新地平出后，播种小麦之前，还要解决大平小不平的问题，才能夺取棉、麦大增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再用推土机、铲运机去干，结果是成本高，工效低，质量又不好。因此，那里的贫下中农还是用黄牛拉着木杪子去干。这么办，成本倒是低了，但工效又不高。究竟怎么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群众中去。想到这里，他加快了脚步。

刘集公社，不愧为我国农业机械化的一面红旗。这天下午，无论是平整土地的工地上，细收细捡的棉田里，还是村头的稻场上，机械站的机修车间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边干活边议论如何用铁牛代替黄牛杪地的问题。尽管他们的意见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程金阶要是回来了，肯定会领着大伙一起想，一起干，也一定干得成。”

原来公社党委在上午召开了平地现场会。公社副书记夏中柱根据机械平地的情况，要求各级干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出谋献策，协助机械站创制杪地的机具，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

夕阳西沉，一抹余晖照射在举西大堤上，程金阶走下堤坡，忽然从地里传来一阵喜悦的喊声：“金阶，金阶……”程金阶扭头一望，原来是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刘大伯向他奔来。程金阶也赶忙

迎上去。

刘大伯跑拢来，把牛鞭子一扔，双手按着程金阶的两肩：“哎呀，正想着你，就碰到了你——”说着一把拉着程金阶：“走，到前边看看去。”

晚霞刚收，夜幕将临。程金阶和刘大伯来到梅河滩上。这里是公社农科所新平整的一块大地。一台拖拉机在稍远的前方尽情地欢唱，滚滚的车轮后掀起层层泥浪，势如快艇前行；近处停着一台自制的新式播种机；地中间有五个社员，扬起五条鞭子，赶着五头黄牛，拖着五个木杪子在赶着杪地。程金阶一看，心里就明白了：播种的铁牛被杪地的黄牛挡住了道。铁牛再快，冬播还是快不了。

梅河的水哟奔腾向前，程金阶的心潮啊更比浪潮激。他想到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无吃无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大家翻了身。在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就盼望着“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好日子。在合作化后，一到冬闲，贫下中农就上山砍柴打石头，下湖捕鱼割芦苇，一点一滴地积攒资金办机械。为的是实现“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 to 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这就是说，要从黄牛耕作跃进 to 铁牛耕作。一晃快二十年了，我们跃进得怎样呢？他从铁牛滚滚的车轮后，看到了那黄牛一步一挣的蹄印；他从铁牛隆隆的机声中，听到了那黄牛一呼一吸的喘息；那挥舞牛鞭的手啊，难道永远不能丢掉牛鞭么？那旧式小木杪子，怎能适应当前普及大寨县的新形势？这不仅是个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政治问题。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金阶，群众都说，铁牛能耕能耙又能播，也一定能够叫它杪。”刘大伯的话打断了程金阶的思绪。

程金阶说：“说得有道理。但是，要叫铁牛耖地，就得有耖地的配套机具。”

这时，一个短辫齐肩的姑娘跑来了。她就是机械站革新小组的吴英泉。她一见程金阶就高兴地说：“老程，你回来得正好，我们请刘大伯当参谋，你来挂帅。”

“挂什么帅呀？”程金阶笑着问。

“试制机引平地耖呗！”吴英泉答道。

“嘿嘿……”一阵笑声象股冷风吹了过来。程金阶回头一望，是富裕中农柳金斗。这个人思想保守固执而又嘴长话多，是个无理要争个赢，有理又爱横扯筋的人。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叫“扭筋头”。在场的人见他又要扭筋的样子，便流露出嫌弃的神情。

程金阶笑着说：“老柳哇，你又有什么高见要发表？”

柳金斗走到程金阶面前说：“嘿嘿，我活了五十几，没见过机器能耖地。”说完把头扭了两下，表示不相信的神情。

“你活了五十几算老几？我活了七十几也没见机器耖地。如今啦，普及大寨县，偏叫机器能耖地！”刘大伯说。

吴英泉也冲着柳金斗说：“我们搞棉苗旋式中耕机时，你也是说活了五十几，没见过旋式中耕机；我们改革小麦播种机时，你还是扭着头跟我们争；如今你又来——”

“好好好——”柳金斗又摆手又摇头地说，“我不跟你们争，不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机引平地耖。”他说着欲走。

“莫走吵，老柳。参加我们一起讨论嘛。”程金阶觉得应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柳金斗这样的人既要批评教育，又要团结使用。他接着说：“老柳的话有一点还是对的，就是没听说那儿有个机引平地耖。但是，我们能不能从无到有呢？”他说到这里，用手指着刘大伯、吴英泉等人，“我相信曾经创制棉苗旋式中耕机的人，也一定能够创制出机引平地耖！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刘大伯、

小吴，你们大胆地干吧，我支持你们。”

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程金阶回过头对柳金斗说：“老柳哇，你那扭筋的头，莫老是扭向等、靠、要，应跟大家一起干、闯、造！”程金阶的话，惹得大伙都笑起来了。

晚饭后，机械站党支部召开了攻关小组会议，充分研究群众的建议，自力更生克服各种困难。没有图纸，他们把群众用草棒子在地上画的草图，临摹在本子上；设备不全，机修人员打算在普通车、钻、刨床上这儿加个轮子，那儿加根杆子，做到一机多用；材料不足，他们把平时修旧利废、改革农具节约下来的材料加以利用。会议决定以牛拉的旧式木杪子为基础样机，以“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为配套动力进行试制。程金阶当场满意地批准了这个方案。

次日天刚亮，机引平地杪攻关小组成员围着地头的一个木杪子，边议论，边比划，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有个社员跑拢来，小声叽咕了几句。大家先是一怔，随后一起离开了地头，来到街上，看墙上贴的一张《严正声明》，说什么刘集公社党委某副书记，仗着后台硬，不抓大事抓小事；只要机械化，不要革命化；抱着“唯生产力论”的僵尸不放等等。

大伙一看，肺都气炸了。刘大伯说：“这些话，我们听够了，不新鲜。恶毒的是：名义上对准公社党委某副书记，其实呀是指向程金阶。走，找程书记去！”大伙随着刘大伯走了。

在一个竹树繁茂的村后，有一幢座西朝东的红砖瓦房。透过窗棂，可以看到一个面迎朝霞、满脸红光、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人，他就是一宿没有合眼的程金阶。

昨晚在机械站散会后，程金阶摸黑赶回到他蹲点的生产队。一进村，从屋檐下闪出几个人来，为首的一个说：“真是官大事多啊！”程金阶一听那腔调，就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自称“响当

当、硬梆梆的左派先锋”铁志反。

程金阶轻蔑地一笑，说：“请进屋吧，有话到亮的地方说。”几个人跟着进了屋。程金阶拉亮电灯，往椅子上一坐，大声讲：“有么事，就说吧。”

铁志反从包里取出一大堆磨破了的报纸、杂志、日记本，摆出一种决战的架势。

程金阶看到铁志反这种装模作样的派头，不以为然地闭起眼睛养神，想起前不久的一幅情景，当时铁志反纠集几个人，打着“落实政策”的幌子，叫嚷要入党、要当官。

程金阶严肃地讲：“入党要按照党章规定办，提干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凡是要党票、要当官的人，一律不给！”把他们顶走了。这会又来纠缠了。

“有么事，请快讲。不讲，我要睡觉了。”程金阶有意打了个呵欠，起身欲走。

铁志反一见着了慌，但他还是镇定下来，说：“我们要和你探讨几个重要问题。”

“什么问题？”程金阶大声问。

“好！”铁志反站了起来：“我问你，眼下你应该抓什么？”

“哦，这个问题呀。”程金阶说，“我眼下急于要把机引平地杪搞出来。”

“机引平地杪算什么？你应该抓大事！当前的大事就是革命。这个道理你不懂？”铁志反一本正经地训起人来了。

程金阶说：“革命嘛总是属于大事，那不只是当前。我搞机引平地杪，换句话说，就是搞机械化。机械化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正是关系到路线斗争的大事！”

“谁说的？典型的唯生产力论！”铁志反气壮如牛地说。

“你看！”程金阶指着墙上张贴的毛主席语录朗诵起来：“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

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程金阶接着问道，“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抓机引平地秒算不算大事？”

铁志反无言以对，埋头翻阅他带来的书报，最后拣出一叠油印材料，喜形于色地走到程金阶面前：“你听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张春桥是怎么说的吧。他说：‘农业机械化是业务部门的事，党委不要抓。’你是书记，请看看吧。”铁志反说着把油印材料递给程金阶。

程金阶一抬手拦住：“我看不懂这高深的理论。关于农业机械化，我倒要让你听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主席是怎么说的，他老人家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党委不仅要抓，而且要挂帅。”

铁志反象输红了眼的赌棍，发疯似地扣起帽子来了：“你只讲机械化，不讲革命化，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创造物质基础，为走资派树碑立传，为个人图名图利，掩盖自己修正主义的面目……总之，你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

程金阶心想，好厉害呀！不过比这还厉害的也不是没见过。刘集公社按照毛主席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教导，从一九五六年起，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办农业机械化。正当刘集的机械化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刘少奇一伙跳了出来，诬蔑农民办机械是“买不起，使不了，管不好”，妄图没收刘集的机械，扼杀群众办机械的积极性。那时程金阶是刘集公社党委书记，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紧地依靠贫下中农，针锋相对地与修正主义路线斗。他们曾给程金阶加上“反党”的大帽子，程金阶心不惊，肉不跳，沉着应战，终于保住了机械，捍卫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随后又跳出来林彪死党，推行“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的修正主义路线，诬蔑程金阶办机械是“只抓车头，不抓人头”，是“修正主义”，是“假红旗”，强迫程金阶靠边站，妄图搞垮刘集的机械化。战无不胜

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程金阶和刘集的广大贫下中农，他们坚持斗争，排除干扰，使机械化的道路一步一重天。

正当程金阶回忆这段战斗历程的时候，铁志反以为程金阶无话可说，便洋洋得意起来。他想，只要把“不抓阶级斗争”的帽子加在程金阶的头上，就等于打开了突破口。下一步就是扩张战果，不愁你程金阶不垮台。到那时，什么党呀、官呀、权呀，将是水到渠成。

正当铁志反自我陶醉的时候，程金阶坦然一笑：“只抓机械化，不抓阶级斗争吗？不对。事实上，刘集办机械快二十年了，那一年没有斗？我们一直与阶级敌人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这个斗争至今还没有完。今晚的斗争就是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

铁志反暴跳如雷：“你说清楚……”

“哗啦”一声，大门开了。撞进来一个人，程金阶一看：哦，是柳金斗。原来隔壁就是他的家，这边的辩论吵得他一宿没睡好觉。他披着衣服、趿着鞋冲到铁志反面前：“什么说清楚，我在隔壁都听清楚了！你没道理，在这里犟扭筋，吵得别人不能睡，我们还要干活哩。”

铁志反怒吼道：“不与你相干，快滚。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柳金斗仗着程金阶在场，胆子也格外大，他毫不示弱地说：“么事革命行动？胡搞！”说完一扭身走了。

天亮了，程金阶走到窗前，迎着东方的曙光，呼吸着新鲜空气。柳金斗从牛栏里牵着牛出来，见铁志反一伙还缠着程金阶不走，便气愤地说：“哼！连我都不如，还想入党当官，你想破脑壳也不中！”听了柳金斗的话，程金阶心想：“谁反对农业机械化，谁就不得人心！”

铁志反磨了一夜嘴皮，没捞到一点东西。听了柳金斗的话，

气的小眼睛直翻，他正欲冲出门去抓住柳金斗出气，不料来了一大群人，为首的就是铁志反的老对头刘大伯、吴英泉等人。铁志反一见形势不妙，急忙把手一招：“走，吃完早饭再来！”刘大伯赶上一步，顺手一把抓住铁志反，说：“吃早饭？饭那儿来？！”

“不干活，还想吃饭？吃屎都没人屙！”

“自己不干，还不要别人干？什么道理，要讲清楚！”

“什么《严正声明》，当着大伙的面讲一讲吧！”

众人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搞得铁志反一伙狼狈不堪，落荒而逃。

早饭后，程金阶和攻关小组的同志们来到机修车间。斗败了铁志反，劲头格外足。刹时机修车间轮盘飞转，铁屑翻腾，铁锤叮咣，火花四溅，电弧闪烁，霞光耀眼。攻关小组一条心，一股劲，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战着。

程金阶更是辛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经过两昼夜的苦干加巧干，第一部机引平地杪终于制成了。

傍晚，在欢乐的人群中，吴英泉驾驶着安上机引平地杪的手扶拖拉机，来到梅河滩新平整的土地上。试杪开始了，欢乐的人群围在旁边观看：在起伏不大的地方，杪子齿轻轻一抹而过；一遇到高低悬殊较大的地方，手扶拖拉机就走不动了，挣得烟筒直冒黑烟，两个轮子在原地直打转；一遇到土包时，两个轮子一颠，杪子齿随着一悬空，就过去了，土包依然是土包；一遇到凹坑，车头往下一栽，杪子齿随着往下一挖，反而把个凹坑挖得更深了。吴英泉吃力地操纵着，累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

天色渐暗，观看的人们有点着急和纳闷。沉闷之中，柳金斗又动摇了：“难啦！”他牵着牛欲走。

程金阶和刘大伯蹲在一起用草棒子在地上比比划划，议论了

一会，然后站起来说：“老柳哇，莫吹冷风啦。大家莫泄气，成绩是主要的。哪有一帆风顺的事？”他说着牵过一条黄牛，扛起木杪子，说：“请刘大伯给你们表演表演。”

刘大伯把袖子一捋，腰带一紧，裤腿一卷，拿起鞭子，顺手把黄牛一牵，吆喝一声，杪起地来了。

程金阶和大家在一旁仔细观察着，只见杪子一到高处，刘大伯的一双手使劲往下一按，一排杪齿插进土包里，随着牛的前进，杪子前面即刻拥起一堆松土向前滚动。杪子一到低处，刘大伯的一双手渐渐提起来，胳膊肘也弯了。杪子前的一堆松土恰好卸在低处。再仔细一看，刘大伯有时提起左手按下右手，有时按下左手提起右手……几个来回，把一块高低不平的地梳抹得平平整整。

“同志们！”程金阶提高嗓门高兴地说，“刘大伯的表演，使我有两条重大的发现——”大家围了拢来。程金阶沉吟一会儿说：“一是刘大伯有两只胳膊！”大家一听笑了起来。“不要笑。另一条是：刘大伯的胳膊能直又能弯！”大家更是笑得直不起腰：“谁不是两只胳膊？谁的胳膊直了不能弯？”

“问题的奥妙就在这里！”程金阶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看，它就是一只胳膊。”程金阶指着机引平地杪的单根操纵杆继续说，“它就是直了不能弯！”

“哦，”吴英泉恍然大悟，“我们设计时，围绕杪土部分想得得多，操纵部分注意不够。”

程金阶的话拨得大家心明眼亮，浑身又鼓足了劲，谁也不想休息。回车间后，连夜突击，把单根操纵杆改为双根操纵杆，做到能左右控制；把操纵杆的固定连结改为活动连结，做到能直又能弯，上下自如。车轮打滑怎么办？根据刘大伯“拉绳长一寸，耕牛难得挣”的经验，缩短了引动拉杆，减轻负荷，换上深花纹轮胎，防止打滑。

当改制的机引平地杪在长岭岗上试杪时，附近各公社也来了许多参观的人。还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人也来了，他就是“响当当，硬梆梆的左派先锋”——铁志反。三天前与程金阶辩论失败后，一直未露面。他呆在家里起草了一份《致程金阶的一封公开信》。昨晚刚写好，就听说机引平地杪试杪失败了。他欣喜若狂，觉得这公开信措词还不激烈，从头至尾火药味不浓。于是又冥思苦想，另行起草《从平地杪的失败看程金阶的路线》。他通宵达旦，苦苦琢磨，翻遍了身边的资料，也只是写了个开头。今早强打起精神提起笔，忽然又听说机引平地杪经过一番改革，又要试杪了，他还不信。后来他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亲自去看一下再说。要是机引平地杪再次失败，看你程金阶再怎么讲。

铁志反混进人群中，定睛一看：吴英泉端端正正地坐在奔驰的手扶拖拉机上。那小烟筒突突地喷出团团烟云；那一对深花纹轮胎，在黄土疙瘩中滚滚向前；那一排杪子齿，左右开弓，上下自如，一到高处便猛插下去，土碎包平，一到低处，杪齿逐渐悬起，土卸坑满。几个来回，把一大块耕翻过的黄粘土块杪得地平土细。杪齿最后又一梳抹，大地象灯芯绒那样纹理匀当，痕迹分明。人们都看呆了。唯有铁志反掏出手帕总在脸上、脖子上晃，不知是揉眼睛还是擦汗。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吴英泉从手扶拖拉机上跳了下来。她看到人们的兴趣正浓，便大声喊道：“欢迎老程作示范表演好不好？”众人一声呼喊：“好！”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程金阶登上手扶拖拉机，双脚往踏板上一蹬，两手把手柄一按，昂起头，挺起胸，活象一个等待冲击命令的摩托战士。吴英泉把手一挥：“开始！”

程金阶象骑上一匹脱缰的野马，风驰电掣地窜过一片开阔地。参观的人一阵哦嗬声，如大海的怒涛随后涌了上去。程金阶减低速度，把手扶拖拉机稳稳当当地开进一块水田里，接着用手一扳，“咔嚓”一声，挂上了快档。刹时，机声怒吼，车轮奔驰，

搅得泥浪翻来滚去，涌得水浪拍岸回旋。几个来回把一块耕翻过的水田耙得泥烂如浆，水平如镜。机引平地耙又突破了水田这一关。

当程金阶从手扶拖拉机上下来的时候，柳金斗挤到程金阶面前，说：“老程，我看还有个问题呀——”几个青年人一听，气就来了，朝着柳金斗冲来：“扭筋头，你的头还没扭过来呀？”柳金斗一见就慌了：“不，不是，我是说那个人的头还扭不扭了？”他说着把眼睛一斜，嘴巴一努。大家扭头一看：铁志反踉踉跄跄地挤出人群，灰溜溜走开了。人们不禁会心地笑起来，笑声是那么清脆，那么自豪。

“同志们！”程金阶说：“机引平地耙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试制成功的，是与修正主义路线斗出来的。当前，党中央号召我们普及大寨县，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充分阐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大意义，捍卫了毛主席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光辉思想。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我们一定要焕发精神，努力工作，排除干扰，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条必胜之路！”

程金斗说：“机引平地耙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试制成功的，是与修正主义路线斗出来的。当前，党中央号召我们普及大寨县，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充分阐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大意义，捍卫了毛主席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光辉思想。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我们一定要焕发精神，努力工作，排除干扰，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条必胜之路！”

激 流 勇 进

郝 瑞 闻

晨曦初露，雄鸡报晓。辞旧岁的爆竹，噼噼啪啪地响；迎新春的锣鼓，铿锵铿锵地敲。它响彻了浞水的每一个村庄、城镇、机关、学校，把人们喜悦的心情抛上了九天云霄。这是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掌舵的第一个春天，叫人怎不喜上眉梢。

第一个春天，来得多不容易呀！过去的一年，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年，县委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与天斗，与地斗，与“四人帮”斗，斗出了一个新面貌。

本 色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传开了！它象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祖国各地，也吹到了浞水城乡。

已是隆冬季节，大地滴水成冰，可浞河两岸却象春天。天刚破晓，十月大队到处热气腾腾。治碱工地上，铁锤叮当响；板车咕隆叫；运肥队里，拖拉机突突地吼；挑粪的社员川流不息；广播喇叭也唱起了“学习大寨赶大寨……”歌曲，好一派热闹繁忙景象。

太阳刚露脸，一支挑粪的队伍出了城关街头。领头的人，年方五十多岁，身穿灰布衣，脚蹬黑布鞋，墩实的身材显得格外刚健，黝黑的面庞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他挑着一担粪，两脚如飞，扁担颤悠悠地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响声。瞧他这劳动的架势，看他这一身农民打扮，不熟悉的人，一定猜不出他就是浞水县委第